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録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聞見後錄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温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温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雜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

為瑣雜又伯温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葢怙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證

碧雲騢真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薄瑩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畧惟其辯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証議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詆垂簾証紹興玉璽實非和璧論皆有見談詩亦多可採宋

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耳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聞見後錄原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聞見于篇甚嚴慱不肖外繼有得在前例為合聞後出他記不避也或以司馬遷之書曰太史公猶其父談云爾咼緒之篇下亦不失為遷也嗟夫筆四十年獲麟已絶矣續明年又明年孔丘卒非是但云聞見後錄云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聞見後録卷一

宋　邵博　撰

太祖既定天下嘗令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已施行可利及後世者普等言大功數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歴畢思慮無以言因以為請太祖曰吾家之事唯養兵為百代之利蓋凶年歳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歳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畧非下臣所及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為大費欲復寓兵于農之

法書生之見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即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為故事

太宗以柴禹錫趙鎔皆晉邸故吏頗親任之後禹錫鎔告秦王廷美陰謀事連宰相盧多遜趙普與多遜有積怨上章乞備樞軸以糾姦變廷美謫房州多遜謫崖州

擢禹錫樞密副使鎔知樞密院禹錫鎔益散遣吏卒于國門内外偵事吏卒有醉酒與鬻書人韓玉鬬毆不勝者又誣玉有指斥語禹錫鎔以聞玉伏法太宗尋知其寃遂疎禹錫鎔不復信用未幾皆罷去廷美以太平興國七年五月遷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詔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罷封泰山柴禹錫病狂陽趙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潛禱于終南上清宫天神降語云普坐寃累耳廷美自直宗咸

平二年方自房陵歸葬汝州梁縣新豐鄉前已追復涪王謚曰悼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並出國史
國初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號黒殺將軍守真遂為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風蕭然聲如嬰兒守真獨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元年太祖召守真見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繼恩就見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即位是謂太宗詔築上

清太平宮于終南山下封神為翊聖將軍出太宗實錄國史道釋老志符瑞志

仁皇帝誕降章懿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以應享國四十二年之瑞云仁皇帝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稟天地中和之氣故也燕恭肅王仁皇帝叔父也頗自尊大數取金錢于有司曰預討吾俸可也積數百萬有以聞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慘然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當以天

下為養數百萬錢不足計也

仁皇帝慶歴中親除王素歐陽修蔡襄余靖為諫官風采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宫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宫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内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

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宫官奏宫女已出内東門帝動容而起仁皇帝慶歴年京師夏旱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將以旦日出禱公言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西太乙宫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豫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

太平豫告百姓但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
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
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
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卻逍遥輦御平輦徹蓋還宫又明
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
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近至中夜舉體乃溫公曰陛
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不雨
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慎也仁皇帝内宴十門分各進

饌有新蠏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為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處度藏仁皇帝飛白四民安樂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貴妃嗚呼雖酒酣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天獨以仁謚之也

諫官韓絳面奏仁皇帝曰劉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不敢不聞帝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

心中卿持歸焚之嗚呼與世主故相離間人臣使各暴其短以為明者異矣韓絳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仁皇帝曰朕不憚自有處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嗚呼與世主事無細大當否類出手勅用壓外庭公議者異矣

嘉祐二年秋契丹求仁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帝曰吾待彼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昪遺之北主盛

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真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觀三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羣玉殿庚子再幸

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王萬歲三瑞木曰大運宋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紘並生其中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真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徧賜之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親諭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為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

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冊文云因驚前會之非常似與羣臣而叙別也

仁皇帝崩遣使訃于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北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其後北朝葬仁皇帝所賜御衣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真宗時皇嗣未生以緑車旄節迎濮安懿王養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後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

故事選近屬得英宗養禁中以至嗣位英蓋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無物不具宣仁后同聽政九年不取一物嗚呼賢哉

上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南都箠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内侍官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有一道冠非人間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以奉殿下祖宗以來退朝燕閒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舊制也顧殿

下即位後退朝燕閒只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上
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
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嚮之
時大率所祀不過六初英宗即位祔仁宗而遷僖祖至
神宗即位祔英宗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司馬文正公范
文忠公皆言僖祖當遷太祖當正東嚮之位最後孫觀
文固言漢高祖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

祖光武之興亦不敢尊舂陵今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太祖之所授也不當以僖祖僭其祀請以太祖為始祖而為僖祖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東嚮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韓魏公讀之嘆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王荆公薄禮學又喜為異獨以為不然三公之議格不行令太祖猶未正東嚮之位云

元豐三年初行官制以階易官爵祿新格中書令侍中

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議諫為太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六曹郎中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為奉議

郎太子中允賛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宗義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務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承務郎今歳月浸遠舊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詳出之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瑶華宫入居禁中有馮澥者論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程伊川謂先

人曰元祐后之賢者也論亦未為無禮先人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紹興巳未春金人初許歸徽宗梓宮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鋌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主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鋌言然前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龑同曰

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祖亦曰定陵前漢末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予時為校書郎為祕監言具白丞相不報再議徽宗陵名改永祐云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實錄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

康陵各具衮冕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
唐以來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
三不赦晚著辨誣猶三十年奏書也國有誣謗豈可直
先人疾病撫其書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聖明元年之
三日詔揚宣仁后之功削誣謗下有司索先人辨誣
先人既薨子兄弟追懷遲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
奏曰與其藏諸名山為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于公朝

補一代不刊之史詔以辨誣祕著作之庭諜按新史亦作辨誣一書著得于先人辨誣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擬一書以附國論又誣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詔哲宗實錄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聞見後錄卷一

聞見後録卷二

宋　邵博　撰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詔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㫖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别差官摭實刋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㫖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勑

哲廟實錄

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又諭王與珪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黄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懐以來蓋為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邢恕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之者而深交恕

確為右僕射罷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左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豫延安沖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前

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㬥其姦再貶知道州確尋竄新州劉摯拜右僕射恕黨與謫監永州酒稅紹聖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釋憾于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鷙果于誕妄又銜摯等黜已方思有所逞為確報投荒之怨召為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岩叟等謀廢立又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訓事慮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訹高士京上書告王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偵太

后之意欲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渭進及甫度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渭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窮治于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中眩惑左右惇卞交鬬謀議奉行文書于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于靈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

等不悅明日惇卞理前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獄追逮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誅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詘于進取極口造言仇政事以逞適惇卞用事凶德參會捨不利之謀無以激怒人主廢辱之禍幾上及于君親曾不以為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禍亂原雖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見是非邪正以照臨百

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謂嘉問居後輩誠不可用留邢恕
于朝置周秩言路必無安静之理皆切中蒐慝御史
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
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
按確與章惇黄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自謂聖主
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謂桀傲狠愎無所忌憚若不
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
有傷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

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大小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遂謫確英州别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記

三省用蔡祖洽言追貶王珪昌化軍司户參軍追賜第

遺表恩例及子孫等如劉摯等指揮再對來及奏事上
遽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遵裕子與議
事當時黃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
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
道其畧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聞禁中無此
意履曾于紹聖初錄奏此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為質
證
是日又聞蔡渭上書言文及甫元祐中以書抵邢恕云

劉摯傳堯俞梁燾輩有師昭之迹又云此輩皆不樂鷹揚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後已而恕嘗以此書示蔡確三省召恕問之有實遂令恕繳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書中目傳為粉燾為昆蓋以箕子況之也鷹揚謂其父及甫云此輩不樂其父不敢妄進師昭之說乃詆訐之語至于眇躬不知何謂執政有以為指斥者余以問夔言此輩有此心余云有心須有迹夔云無迹即無事沖云此事可大可小蓋言眇躬若丈及甫自

謂即無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兩黨其相詆訐乃至于此可因恕碩交通尤可駭梁壽卒余謂子中云早知此則不復力陳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陳有補者不一亦不為徒發予中又云對留甚矣衆皆云有如中丞之對也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言邢恕云梁壽曾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于徐邸豈得穩便尋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謂曰燾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燾遂檢明氏狀進呈下究問所推治究

問所以問云恕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闕朱所陳恕語云得之李詢又下詢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挫燾而徙之也自去歲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師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文及甫書恕以聞遂差蔡京安惇置究問公事所以别試所攝及甫詰之云得之父彥博終無顯狀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納于上前于龔源孫諤輩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蓋謂摯等與陳衍等交通有廢立之意乃柳州安置召

宦者張士良與衍同為御藥主宣仁閤中文字而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嘗預知來日三省所奏事作嘗記與太母為酬荅執政之語太母每垂簾但誦之而已又言太母彌留時衍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皆出于衍而不以稟上也既而獄終未決也及甫置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説之撰邢尚書之子居實墓表中語曰予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恕之

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非為欺父也漢庭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于尚書公則子欺父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元之事曾參也移此作忠顧惟古之大臣哉嘆夫古人之不壽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中有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晉果如顏子哉其次則又有二揚雄之子童烏九歲而存則玄當著明無待于侯芭魏武

之子倉舒十三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
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壽夭之係者可勝言耶
黄著作庭堅荊江亭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挾日
上天衢敦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敦夫名居
實早死尚書公子也
王宗丞鞏聞見錄著王棫事武臣王棫為邢恕教令上
書誣宣仁于哲宗有異心恕又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
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

非一柎于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既死其子直方時出怨之書以示親密者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于王珪尤甚直方死其書歸晁載之云

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内乂安人到于今稱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絶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戚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且功

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搆造無根之語以為謗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恨初元豐中髙遵裕大敗于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請牽復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謫知

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
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牽復事
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
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
踈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又何從
輒通宫禁語言且上書時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
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即蔡確所修也其載三
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

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辱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為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誚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王覿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為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為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紹聖中蔡卞獨倡追廢聖母之議章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

心為後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來天變屢作禍亂繁興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靈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銜冤抱恨無所伸雪亦足以感傷和氣召致災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竊惟聖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廟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來登用賢俊退斥姦邪如追贈司馬光等既已辨人臣之謗而明是非矣而宣仁聖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負謗三十餘年公卿大臣未嘗以一語及之可

不痛乎范純仁遺表有云宣仁之誣謗未明使純仁在
朝廷必能辨之也臣願陛下勑有司檢求案牘推究言
語之端發之于誰何其證佐安在則小人之情見矣誕
發明詔曉諭中外遠邇臣民疑議消釋渙然如春冰之
遇太陽豈不快乎然後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廟上以慰
在天之靈下以解人神之憤昔漢靈帝夢威宗怒其責
宋皇后周成王時皇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廟
之靈禍福之變甚可懼也宣仁之謗臣以為陛下惟不

聞耳聞而不辨豈所謂教天下以孝乎臣不勝區區之

情惟陛下裁擇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閒見後錄卷二

聞見後錄卷三

宋 邵博 撰

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别以入于江滙于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

則三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葢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説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滙為彭蠡矣安能復出于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

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已與漢合且滙為彭蠡矣安得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安別滎之為濟也兗水之末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

而已故曰三江既入漢為北江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

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一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然予讀唐史髙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

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汙簡冊耳

王弼注咼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劅劅音屋故新唐元載賛用刑劅亦周禮劅誅云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公史記世家首吳泰

伯列傳首伯夷讓之為德也大矣哉

孔子賛周公賛召公不賛太公顔子得位為堯舜文王孟子得位為湯武韓退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知文王之心者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周禮最後出多雜以六國之事大要瀆祀歛財冗官擾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則過矣晁伯以更生為新室之書也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余頗

疑之得司馬文正公日記上主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對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使農商失業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為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為本業計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對曰王莽取之雖不以正然受漢家完富之業向使不變法征利結怨于民猶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禮多

新室之事也自王荆公籍以文其政事盡以為周公之書學者無敢議者矣

孔子答羣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為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顔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貌類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獨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絶識非餘子可及也

獨不在四科之列世世頗疑之或曰顏淵等十人同在陳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親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書曾子死則論語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無疑曾子嘗與其徒追記孔子稱顏淵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稱曾子之言自不記也果孔子之言則名之矣當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也蓋論語之法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對師雖朋友

亦名之自相謂則字之此說為近如曰陳蔡之厄孔子
有死生之憂欲表其人于後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
之則賢哉回也賜也可與言詩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
南面獨非褒乎
楊氏為我過于義墨氏兼愛過于仁仁義之過孟子
尚以異端遇之誅之不少貸同時有莊子者著書自堯
舜以下無一不毀毀孔子尤甚詩書禮樂刑名度數舉
以為可廢其叛道害教非楊墨二氏比也莊子蒙人孟

子鄒人其地又相屬各如不聞如無其人何哉惟善學者能辨之若曰莊子真詆孔子者則非止不知莊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孔子不忍言者孟子盡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

豐末年詔以孟子配饗孔子廟巍然冠冕坐于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于長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違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萊子聞穆公欲相子思問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事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謂無死

亡也老萊子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敢為舌故不能事君予讀子思書知孟軻氏之剛固有師也

司馬文正公太玄說其畧曰揚子雲真大儒者也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于人幽則盡于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

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萬物之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嘆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賛易也非别為書與易角逐也予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為學之本果于玄無所見肯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為賛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

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聞見後錄卷三

聞見後錄卷四

宋 邵博 撰

司馬文正公作文中子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焕焕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唐公謚

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甞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黙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璵受禮于河東關朗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

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専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而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賛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剛而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

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

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通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義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兹所以能也又問廣通曰廣而不濫兹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通甞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

智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也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狄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而尚怒小人也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江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

陰侯生善筮先人事後攴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疇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疇之子勔勵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茍無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

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于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説猶存中説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疇輩並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未嘗載其名于儒林隱

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疇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

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彼大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

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詩書咸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詩書故滅使詩書之道咸于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虚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

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萬姓塗炭發端倡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者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

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鈌傳成文正公問予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録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于聖其聖人之徒歟文正自玆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于通鑑語中然文正疑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

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
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無一人語及通姓名者又疑其
子弟譽之太過又疑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葢寡
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予得
唐文人劉禹錫言在隋朝諸儒惟王通能王道隱白牛
谷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著書于家没謚曰文中子則
蘇威公等實其朋友門人無疑非子弟譽之太過無疑
不但司空圖皮日休重其書亦無疑也禹錫之言豈文

正偶不見耶文正又傳康節之賛則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揚雄也

予家舊藏司馬文正公隷書無為賛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能作無為賛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顧坐客曰延安師章質夫因板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西邊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

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矣公以為今日之延安為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蓋子厚蚤出康節門下也

張發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顔淵後曰吾以爾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義

伊川之門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

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為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已貴而加諸親也令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嘆服自以為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

楚州徐積有孝行東坡諸公特敬禮之初積學于胡瑗瑗門人甚衆一日獨召積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積問

瑗門人或問見侍女否將何以對瑗曰莫安排積聞此

一語忽大省悟其學頓進云

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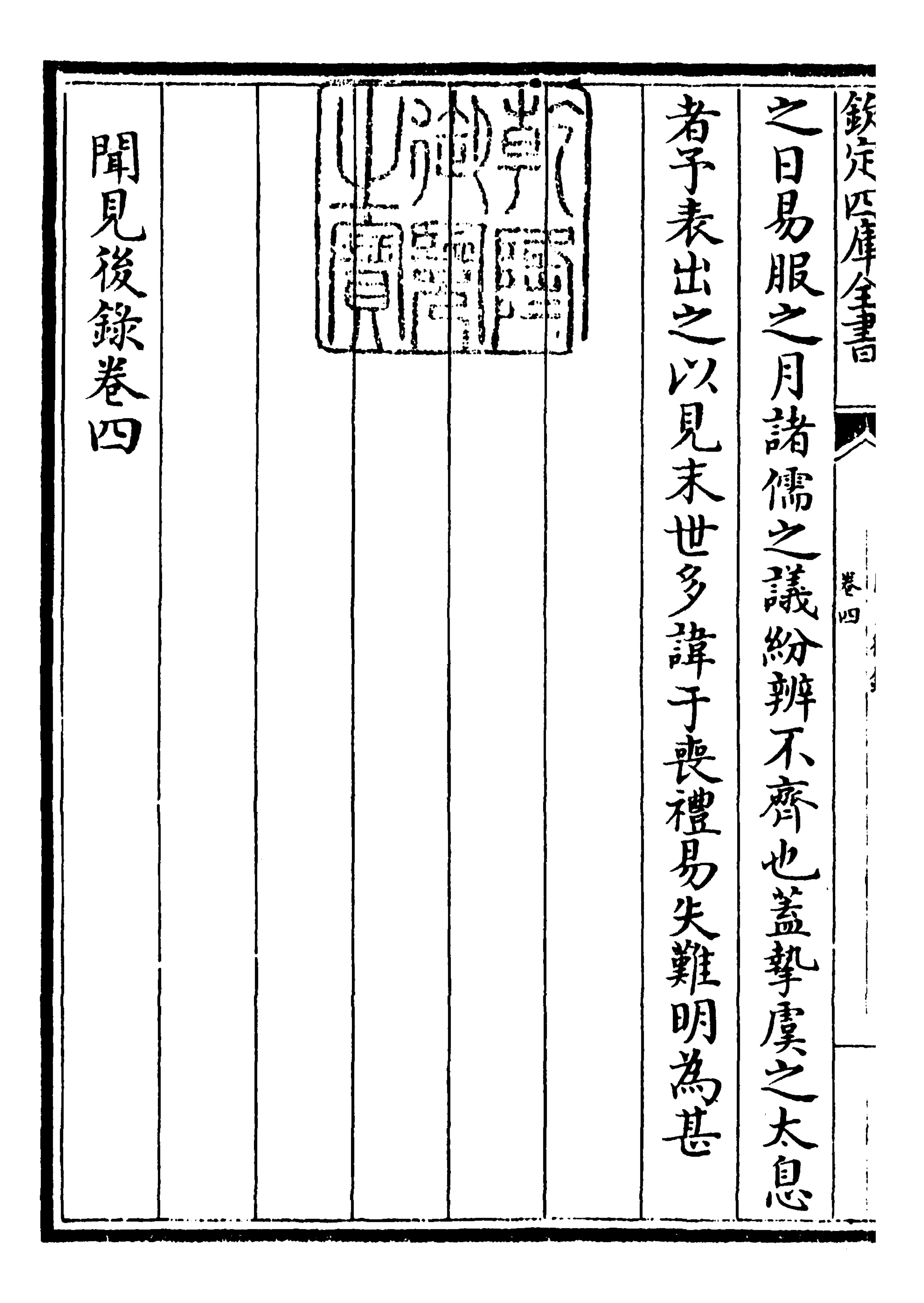
異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謂服齊衰孔子沒門人疑其服

洙泗之上親從孔子學禮者尚如此故三年之喪鄭云

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

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寄育乃

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服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



之日易服之月諸儒之議紛辨不齊也蓋摯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見末世多諱于喪禮易失難明為甚

聞見後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錄卷五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脩

聞見後録卷五

宋　邵博　撰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

擬作逸嘗以私稿示蘇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辨莫敵其擬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予謂逸後為雛家告立泰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編竄抵死豈亦有陰譴耶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從女又古姓姚嬀姬姜之屬皆從女者其義甚異典籍難著云

伊川之學以誠敬為本其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曰動

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驚百里其威遠也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鬯實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也故云不喪匕鬯夫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誠敬最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説納約自牖曰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内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

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闇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則易也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張子房之于漢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言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子房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就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且不論易之義當否于理則善矣故表

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第不相雜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王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故各附當卦蓋古易已亂于費氏又亂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易之地舊祕閣亦有本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為此說以詆垂簾之政予不敢以為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王氏解視黍而謂之稷者憂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說固為穿鑿云

書伊訓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文義甚嚴無簡冊斷鈌之迹孟子獨曰成湯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爲太甲果然則伊尹自湯以來輔相四代何在湯在太甲弛張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絶不書一事也考于歴若湯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則羨而不合矣司馬遷皇甫謐劉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獨孔安國承其家法不變葢詩書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東坡書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

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妙理予官中祕時陳瑩中諸子出瑩中答楊中立辨伊川不論先天之學書因以予舊見伊川從弟穎出伊川之書盈軸必勉以熟讀王介甫易說云云跋下方士為伊川之學者曰吾師易學何王氏足言譁然不服欲我擊也欲更與之辨則舊謄穎所出伊川之書亡矣近守眉山

有程生者出伊川貽其外大父金堂謝君書在晚謫涪陵時猶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也錄之將示前日以不信遇我者顧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急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動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顧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無此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亡只恐微

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祭般書奠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易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知縣推官

春秋書魯文公毀泉臺公羊曰譏之曰先君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盡毀宣和中所作離宮別苑宰相不學之舉非上意也

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失胄子之賢者其謹藏之勿替

范淳甫内翰邇英講禮至儗人必于其倫曰先儒謂儗君于君之倫儗臣于臣之倫特其位而已如桀紂人君也謂人為桀紂必不肯受孔顔匹夫也謂人為孔顔必不敢受東城深嘆其得勸講之體

程伊川易傳得失未議示不過辭也故為鄙近然亦辭也在康節時于先天之易非不問不語之也後伊川之

人數為妄爭舊于陳塋中報楊中立游定夫書辨其畧

矣并列之下方以遺知言之君子

陳塋中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

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

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又云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意如逆之四時之化也然則

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

求易于文字至語皇極其或以為考數之書康節詩云

自從三度絶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同時者目其人爲神仙後來者名其書爲考數皆康節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則務三聖而已矣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葢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于文王故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

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誰乎康節嘗謂孟子未嘗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又曰人能用易是為知易若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聖人之用易闔闢于未然變其窮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窮也變而為寒寒之窮也變而為暑則是自變而自通者也窮自變通自復何賴于聖人乎孔子賛易而非與易競孟子用易而語不及焉此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

之用也不為遠矣然而或非太玄為覆瓿之書或躋孟子于既聖之列私論害公義有所在闔此于未然豈乏人哉奈何其無益也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之易之大綱而其論孔子所以盡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闡先天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故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

學其著家範本于家人一卦而進取王弼之説今之説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又或謂文正公擬先天之學豈足以語二公弛張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見矣璀徒見其書而欲闚其心然乎否耶當先覺之任者願賜一言庶幾終可以無大過也

聞見後錄卷五

聞見後錄卷六

宋 邵博 撰

論先天八卦之位與繫辭不同㸌竊謂康節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為明之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為陽與起震終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辭其義可翫而習也

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悟之在心心聲不足以發其奥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墮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素隱之士豈乏人哉背理而求數文王憂之固闔其門而拒其出孔子繼文王之志微顯闡幽一以仁義黙而成之不言聖人之教如此潔淨精微可謂至矣後之學者猶有舍經取緯違大理而黷正經者京房之流是也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强通强通則失理而入于迷

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强通者也失理之士揞仁義而迷
小道指來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闔焉非
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節
之學同而不同皇王之時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為
異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嘗異
未嘗同也曰一曰二曰異曰同者皆求異情爾璀竊意
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為必然更須面叩乃可
以決耳蒙諭繫辭論釋諸爻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忘

象者真孔子之學耶此言盡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氣候之説未及深考然以爻當朞既出于繫辭而歷象二語又載于堯典月令所紀皆節候也鳥火虛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則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歷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者成歲之法也

治歷明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見矣而王省惟歲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敢不欽乎然而聖人之文經天緯地經出于上而緯在有司上揆下守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本于緯歷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云洛下閎但知歷法唯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歷理乎文正讀太玄說曰測之以鬼神

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書而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嘆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賛易非别為書而與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哉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與孟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瓘淺陋初不知玄嘗輕議其書而妄評其是非自聞康節之言始索子雲于歷理之内及觀文正之論然後知太玄不可不學而冥

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難識況欲遽測其祕奥乎文正自謂求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子雲為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玄也不觀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璀初不聞此乃輕議子雲之書而妄評其是非心之愧悵可勝言哉棄舊誤于垂成累初習于平地庶幾推往而無戀積新而可隆尚賴先覺大君子許其止而與之進也

孋所論康節之學恐不然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絶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為數學可乎康節云先天之學心法也然則其學在心或于内外欲觀休咎以皇極為考數之書耳如聞康節未嘗以皇極語人故其説不傳自有八卦可以闚玩惠迪則吉違之則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極之書也

故諫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書為楊中立游

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慱之先君因公之請甞進遺書之副歸焉于時國有巨盜據顯位未發公以言剌之反得罪其後人無敢繼者盜之威自此感卒至于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吕獻可蘇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既廢始為康節之學其英偉絶人之資所見超詣如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門于先達之序尚未詳故不知其學也明道伊川視康節賦詩曰先生相與

宴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其恭如此張横渠于伊川諸父比也横渠見康節尚拜牀下博猶記王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蓋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尚年少未為世所知也博蚤見伊川又與伊川族弟穎善穎知好大學伊川于其眷中獨與之言易嘗從穎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為易學者但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説讀之無餘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㫖可見為其學者遽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之語則

駭矣康節平居尚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
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為伊川之説意欲前
無古人足以重已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横渠皆斥以
為未至但以康節為數學亦妄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
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歟大諫公反復論之深
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材智
汙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于後世故并為退之所
貶凡託伊川之説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報辨博

為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為尚書郎尚以世家之故遇博厚為博道公平生之言為詳又出此書俾論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學若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敢盡者尚遵先君遺訓云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為服為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决先人問之司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為服及為位之禮按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

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為服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蓋古妾

與女君尊卑殊絶設位于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況如某詎敢輒以許人姑記所聞以報尚裁為幸予謂文正公之于禮可以為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為異尚

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
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
等以前聞考正自書立石于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
千車乘填塞街陌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于長安文字
刓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説焯因雁
飛章之毁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
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
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也

耶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既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于洛陽者何哉

聞見後錄卷六

聞見後錄卷七

宋 邵博 撰

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次子秦王之謀高祖謂秦王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秦王屢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秦王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與元吉共傾秦王各引樹黨友高祖晚多内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

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張婕妤尹德妃秦王獨不然故妃嬪等爭譽建成元吉而短秦王秦王平洛陽妃嬪等私求寶貨并為親屬求官秦王曰寶貨皆以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不許淮南安王神通有功秦王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奪之神通執秦王之令不可俱以為怨尹德妃父阿鼠強横毆秦王府屬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過我門不下德妃反奏家為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積怒數責秦王秦王深自辯終不

信又秦王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秦王曰海内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秦王獨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決不為秦王所容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為之愴然由是待秦王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俟入朝因而刃之秦王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于寢

内欲剌秦王不果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秦王元吉從建成令元吉就剌秦王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建成又使郎將尒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慶州都督楊文幹使之舉兵欲表裏相應尒朱煥橋公山告其事文幹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飼以麥飯高祖謂秦王曰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應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與妃嬪更迭

為建成請封德彛亦為之營解高祖意遂變唯責以兄弟不睦歸罪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于嶲州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秦王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一馬肥壯而喜蹶以授秦王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秦王乘以逐鹿馬蹶秦王躍立于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不有命建成聞之反令妃嬪譖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

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後召秦王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耶秦王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按驗高祖怒不解怨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秦王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高祖每有寇盜輒命秦王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建成夜召秦王飲酒因鴆之秦王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宫高祖問秦王疾敕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秦王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内皆汝之

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建行臺居洛陽自陜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秦王涕泣辭建成元吉相與謀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説高祖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宫日夜譖秦

王高祖信之將加罪陳叔達力諫乃止元吉請殺秦王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秦府幕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社稷之憂也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已久未敢言今當白之乃入言于秦王秦王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在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之也其勿疑又與府屬杜如晦共勸秦

王誅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驍將乃譖尉遲敬德下詔獄秦王為之分辨僅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秦王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建成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懼者獨房𤣥齡杜如晦耳皆譖逐之會元吉當北伐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𤣥秦叔寶等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鋭之士王晊密告秦王曰建成語元吉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刺殺秦王于幕下以暴卒聞敬德等汝悉坑之秦王以晊言告長

孫無忌等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事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死今衆人以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秦王曰吾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府僚又曰元吉之凶終不

肯事建成聞薛實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當主唐祀元
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建成謀未成
已有取建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
恐天下非復唐有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會
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
以其狀授秦王秦王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曰臣
于兄弟無絲毫之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
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

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豢明日秦王遂誅建成元吉云予嘗論史官賛唐太宗曰比迹湯武則有焉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為聖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庸愎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議也昫又曰當高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

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謡蓋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元吉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為不然周公繫周之存亡曷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酖太宗不死尚衷甲伏兵懔懔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

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隋餘之人恃太宗以為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靈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為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䘏于閒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于閒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亦以為不然古公捨長泰伯立季歷為太子文王捨長伯邑考立武王為太子非耶若以賢也大

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于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于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說以遺知言之君子

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又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

周昌跪謝云云是呂后得見周昌也又文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皆得見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説云云是袁盎亦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宫禁之法不嚴如此

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蔡邕以致遠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

速為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為社日以褒妲為夏商皆引用之誤

前漢敘傳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博字為誤魏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為誤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議者剝異當作駮字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王允孚樂求死當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類此者不一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名後史章帝紀祠太上皇

於萬年注名宅官反一名執嘉髙后紀載髙祖母曰昭靈后

戾太子非美謚也宣帝以加其祖子謂太子之死可哀也與幽厲之惡不同與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賤庶生子孫堅五子吳史載其四仁生也不錄故陳武賛曰子表將家支庶而與冑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之子文最賢

故以為太子孟嘗君也

賈誼疏云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是時文帝尚無恙非不忌也更為之前席如武以道惡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馬瘦曰以我不乘此馬邪皆殺主者其有間矣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聞見後録卷七

聞見後録卷八

宋 邵博 撰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愈以諌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諌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諌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衣縗經者數

百人董翊舉孝廉為須昌令聞舉將死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為服緦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為行服此禮久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緦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註云此南陽內河修武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為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姑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鴆之官竟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寃乃刑訟女而祭婦冢天

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出無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具奏苦諫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罹讒口承命南遷按會所坐非罹讒者柳子厚亦云韓會善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汙於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出黨元載事皆非實録

班固嘗醉罵洛陽令种競至實憲敗競收憲賓客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續

一作緒後同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為美者予謂嶠為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漢史失於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於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取高祖事於本紀中耳他傳皆然應遷書其人有曰其子某今為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為大官失於畏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於畏遷也固知畏

遷按漢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於其詞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於遽降殆相類然衍不足

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
闚蜀益譙周之罪上通於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於楊叔死之榻見通鑑劉摯貶新州死
於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輒訟慙怍而退以𦡀文王卻虞芮之
訟以媚王莽蜀之為佞又有甚於劇秦美新者
王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
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

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孔子六世孫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之論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

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歸與不歸哉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每誦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曹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曰令人治獄不治市故子為吏於二政不敢不勉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唐賜遺豐腴登用可汗始自尊大築

宫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俗亦壞如耶律德光占據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葢謂之中外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為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為介甫所逐葢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謚煬後楊廣不道尤
惡死亦謚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寃者許哭於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
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既被刑報
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於子貢之

饒有感馬如孔子之聖何資於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顔師古註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益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

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以馳馬往來木栰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栰以白吳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為步一百二十步為九十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為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數千木栰蔽江近不為蜀人取之乃遠為吳人得之乎特史官

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著白紗帽家有范瓊畫梁武帝本亦著白紗帽也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慙曰魏亦應天象邪當其時魏盡擅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賤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强大頗侵魏西邊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其國國人喜曰大國使至吾國興矣其後憑陵中國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為太宗所滅予謂天初無中外之辨其為盛衰陰陽治亂之數也驗於今昔無不然者

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辨祜不荅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

人也又步闡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戎衍於祜以積怨毁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徳後衍尚虚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為憂戎獨深然之以致夷狄斷喪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於王衍則呂獻可之於王荆公似之於王戎則張九齡之於安禄山似之嗚呼賢哉

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原赦

降死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豈炫之偽書乎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為叵羅若果為洗其可置之髻上末知叵羅果何物也

漢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周宇文邕破晉陽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皆辭而後對悉如其言二事甚類豈兵法當爾耶

唐鄭元璹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

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積世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説引精騎數十萬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矣本朝慶歴二年契丹以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鄭公報使謂北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

其身謀非國計也北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

利馬北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璹之議也如富
公則終身不自以為功或面贊使北之事公必變色退
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北事今天下
誦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
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恐喝
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
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皆矯云由佛又云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祇神洎於苻石羌氏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夭促何其乖剌也予謂愈之言益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聞見後録卷八

聞見後録卷九

宋　邵博　撰

唐高宗曰隋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予謂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后決於李勣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又謂高宗盡善無可諫太宗以勣遺高宗失於知人矣

突厥黙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

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初熈寧元豐閒西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為邊患數覆官軍神宗懸旌節為賞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將种誼生致之呂汲公在相位誼但轉一官為西上閤門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許敬宗於高宗立武后李林甫於玄宗廢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嗚呼姦人之言自

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蕭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送我獨贏錢二光武賜馮異以珍寶衣服錢帛用報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二帝於二臣甚類可以謂之故人矣

高祖令項籍舊臣皆名籍獨鄭君者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劉裕寄書招司馬休之府錄事韓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如鄭君韓延之二人者可以語事君之

義矣

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問左右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李氏之禍起於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類也

李匡威忌日王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裹甲見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弔也

張芸叟為安信之言舊見唐野史一書出二事一明皇為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殺之一甘露禍起北司方收王涯盧仝者適在坐并收之仝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仝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仝無髮北司令添一釘於腦後人以為添丁之讖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銷五兵廢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

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晉元帝渡江為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晉史劉聰時盜發漢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府庫自漢至晉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豈不腐壞當云金玉可耳又蘇公為韓魏公論薄塟曰漢文塟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後世安於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之失宰相李

吉甫忌之泣訴於憲宗以考官為不公罷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并為吉甫父子所惡予謂牛李之黨基於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省歴言其闕不少避至謂宰相不肖思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嗚呼賢於李吉甫遠矣

司馬文正初作歴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於康節以為非是予家尚藏康節荅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正今通鑑

魏語下無此論

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而作河渠書吴蜀之水為江泰之水為河其書江淮等不當通曰河益太史公泰人也

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强賤買民田宅數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偽遊雲夢縛韓信載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未達淮陰之嘆耳

漢高祖出成皋東渡河獨滕公從張耳韓信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來大

驚高祖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文帝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營上自勞軍至灞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於是帝使使持節召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爾予謂韓信善治軍天子來乃不知至即臥內奪印符以去是可襲而虜也其不嚴於周亞夫也遠矣

兩漢之士惟前張子房後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氣象子房既辭齊三萬戶封又讓相國於蕭何與之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善乎太史公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

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可謂盡之矣

劉先主忍死屬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葢先主已知禪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於塗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為亂命又以為權術豈足與論先主孔明哉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予謂亦周公鴟鴞救亂之詩也故

曰顧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使孔明為先主出師必不為此言矣及軍中以孔明死赴聞蜀人赴之不許祠之又不許至野祭相弔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禪能相終始也

崔瑗家無儋石當世資其親故李固望風致敬然杜喬為八使乃以贓罪奏瑗士之欲免於讒謗難矣哉王陽車馬極鮮明崔瑗賓客盛餚膳然兩公皆清修節士也故論人者當察其實何如耳

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其人來上神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於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於其家得之藏於中祕予嘗寫本於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英雄志因為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

堯舜禪讓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駮言賴孔子得無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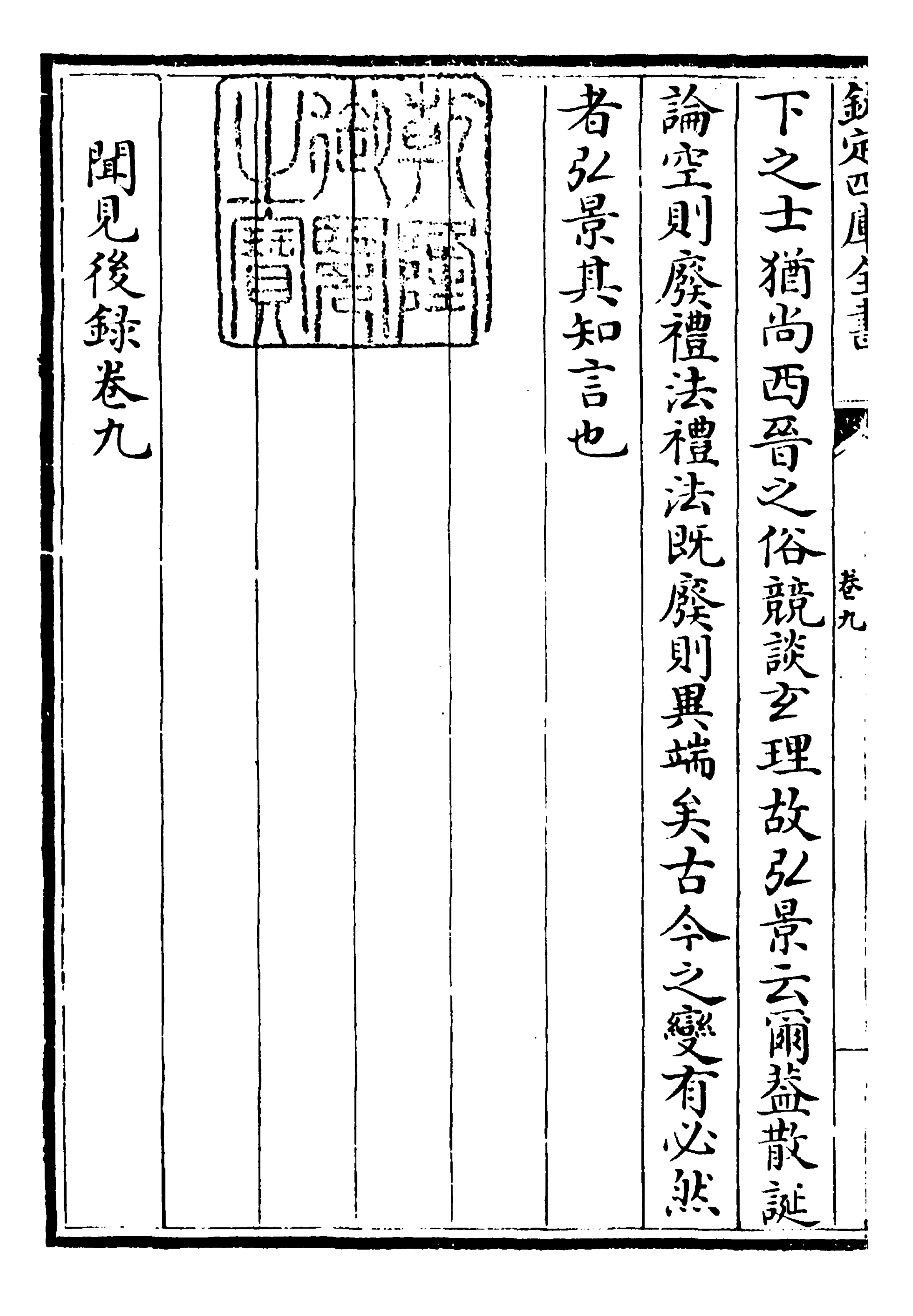
書耳況其假堯舜以為禪讓者欲其臣主俱全難矣獨漢獻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遜位於魏王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為山陽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黄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龍二年甲寅山陽公薨距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遣使弔祭監護喪事謚孝獻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漢天子禮儀塟禪陵後五年曹叡死齊

王芳立四年廢髙貴鄉公髦立五年死陳留王奐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陽公夫人節薨王臨於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獻穆皇后及塟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陳留王禪位於晉是魏之尊奉漢帝后與其國相終始也視晉以降曰禪讓者豈不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義尚貶曹丕無曠大之度予故表出之

上柱國竇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其女聞隋楊公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外

家之禍敎與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亦吾族敎由是奇之以妻唐之高祖是為太穆皇后實生太宗卒能滅隋云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勅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没有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



下之士猶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弘景云爾益散誕論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異端矣古今之變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聞見後録卷九